

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 以謝肇淛、徐燿、徐爌為考察對象*

范宜如**

（收稿日期：105 年 1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5 年 4 月 11 日）

提要

本文以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為核心，以謝肇淛、徐燿、徐爌三者為考察對象，藉此思索宦遊文人的家鄉情感如何藉由地方風物來呈現，並對照在地文人的情感表述，以映現明代萬曆年間閩地文人互動的文化圖景。

食物與地理之間有其文化意涵，荔枝不僅是閩地具季節性的佳果，也是藝文雅集的媒介。從荔枝書寫所形成的小傳統也凝聚了家鄉意識，更是用來與其他地域爭競的文化符號。家鄉地景是一個概念化的意象，同時也是文化記憶的來源，文人書寫家鄉勝景，因其所居的位置，也會形成不同的觀看視線。對於宦遊者而言，家鄉的記憶與認同，是成長的印記、時間的地誌，同時也是不斷在調整的視線；對鄉居者來說，家鄉／家園是詩意生活的空間，也是現實的生活場域。透過文本細讀，可以看見彼此的聯結，以及地域情感的強化與渲染。本文重新結構、梳理詩文中涵藏地域風土之意識、記憶所繫之處，以探尋風物及地景書寫中的文學與文化意涵。

關鍵詞：宦遊、荔枝、武夷、地景、閩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家鄉、邊地及域外：晚明閩地文人的文學紀行與地方體驗〉（NSC103-2410-H-003-155-）部分成果，並曾於 2015 年 11 月 6、7 日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之「2015 第四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承蒙講評人、在場學界先進及學報匿名審查委員提出寶貴建議，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有關明代文人對於「遊」的探討及其文化意涵之研究，已蔚為大觀。¹因應「遊」的移動特徵所思索的遊覽、地方特性及其觀看視角，也引發了筆者對於文人的「在地」、「家鄉意識」，此地與他地對照的文化想像。本文以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為核心，以謝肇淛、徐燧、徐爌三者為考察對象，藉此思索宦遊文人的家鄉情感如何藉由地方風物來呈現，與在地文人的情感表述相對應，並深入理解其背後的文化脈絡，以映現明代萬曆年間閩地文人互動的文化圖景。

本文對於研究對象的選擇，有以下的思考。首先，徐燧、徐爌、謝肇淛三人有親緣關係，屬於閩地文人群體的核心。徐燧、徐爌為兄弟，謝肇淛為徐氏兄弟之甥（二徐的姐姐，為謝肇淛父親謝汝韶繼室）再者，徐燧、徐爌的文學活動多在家鄉閩中，謝肇淛則宦旅他地，適可為參照。徐燧（1561—1599），字惟和，號幔亭，萬曆十六年（1588）舉人，著有《幔亭集》（十五卷）、《晉安風雅》等。²徐爌（1570—1642），字惟起，又字興公，閩縣（今福建福州）人。著述甚多，題跋豐富，崇禎十五年（1642）以布衣終。曾自稱竹窗病叟，又稱讀易主人、筆耕惰農，號天竺山人；又號天竺居士、鼇峰居士、筠雪道人、石農。³謝肇淛，字在杭，號武林，福建長樂人。他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⁴至天啟二年（1622）間擔任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兼僉事，分巡金滄道。謝肇淛其姓名皆與「地方」相關，「淛」為浙的古字，「在杭」所指即為杭州，「武林」亦為杭州別稱。⁵

¹ 與「遊」相關的論述如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3期（2000年9月），頁1-44、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期（2006年9月），頁47-83、巫仁恕、狄雅斯：《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范宜如：《行旅·地誌·社會記憶：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等等。

² 徐燧雖然只活了三十九歲，所作詩有三、四千首（收入《幔亭集》的二千多首只佔其中的六七成）。四庫館臣稱其「負才淹蹇，肆力詩章。圭臬唐人而不為決裂餽釘之學。」並稱之「當明季詩道冗雜之時，亦可謂蟬蛻穢濁者矣。閩中詩人自林鴻、王蒙之人以後，即推鄭繼之為冠。燧平生喜稱繼之，而卒年僅三十九，與繼之正同，亦一異也。」從這段敘述可見其對徐燧詩作之推崇，雖然卒年與鄭善夫（繼之）相同的異事，似乎與詩作無直接關係，卻也提示了閩地詩人承繼的系譜。

³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有云：「興公博學工文，善草隸書。萬曆間與曹能始狎，主閩中壇盟，著《筆精》、《榕陰新檢》等書，以博洽稱於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634。

⁴ 必須說明的是，謝肇淛是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月從信州出發，抵滇已是萬曆四十七年三月。

⁵ 《明史·謝肇淛傳》寫道：「肇淛，字在杭。萬曆三十年進士。官工部郎中，視河張秋，作《北河紀略》，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終廣西右布政使。原岳，字汝高，亦閩縣人，肇淛同年進士，終湖廣副使。」這一小段話只有四十多個字，但其中卻有兩處失誤。其一，萬曆三十年（1602）進士。「三十」應作「二十」。「終廣西右布政使」亦有誤。《小草齋文集》（《小草齋集》則是2009年出版，整合編纂原藏於福建省圖書館之《小草齋集》卷一至卷十七、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以及《續集》三卷；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小草齋集》卷十九至卷二十三之版本。）附曹學佺〈明通奉大夫

透過文本解讀，可以看見文人如何摹繪家鄉，在宦遊的移動、在地的居止等觀看中，透顯其地域意識；從友朋的互動，察見閩地文人的文化薰染與在地書寫。柯律格指出：個人經常是由產生他們的各種關係所組成的多元複合體。由一個單獨的個人，可以讓我們想像出一個社會的小宇宙。⁶本文並非以封閉式的思考，藉以強調閩地文學的重要性，或是突顯個別文人的創作意識及書寫趨向云云。而是以宦遊文人（謝肇淛）與在地文人（徐燾、徐爌）對照，看見地方書寫的流動與固著，揭示東南海域研究的文化意義。藉此，或可豐富明清文學研究多元之風貌。⁷

二、食物與地理

每個地方均有其獨特風土。各區域發展出的地域性食物，再現了當地所擁有的特殊食物及動植物資源，也常與當地的氣候有關。⁸食物具有地方色彩，亦可再現地方人文景觀。王士性在《廣志繹》一書有云：

東南饒魚鹽、杭稻之利，中州、楚地饒漁，西南饒金銀礦、寶石、文貝、琥珀、硃砂、水銀，南饒犀、象、椒、蘇、外國諸幣帛，北饒牛、羊、馬、蠶、羖羴，西南川、貴、黔、粵饒梗楠大木。江南饒薪，取火於木，江北饒煤，取火於土。西北山高，陸行而無舟楫，東南澤廣，舟行而鮮車馬。海南人食魚蝦，北人厭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惡其羶；河北人食胡蔥、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覺。此皆水土積習，不能強同。⁹

這段敘述除了總括東南、中州、西南、南、北、楚地之物產，也從地理談交通與飲食特性。其中關於食物的敘述，以「厭、惡、畏」等單字明快地表述了味覺的不可替代性；又以「腥、

廣西左方伯武林謝公墓誌銘》，「左方伯」就是「左布政使」。另一篇附錄徐《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也非常明確，且記載道：「癸亥，晉本省右布政使，尋晉左布政使」天啓三年癸亥（1623）即謝氏卒前一年。（參考陳慶元：〈小草齋集·序〉，明·謝肇淛著，汪中柱點校：《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從《明史》載記之誤，即可知閩地文人受忽略之情狀。

⁶ 柯律格：《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14。

⁷ 臺灣中文學界目前有關福建地域文學研究者為許建崑教授，著有《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4年），大陸學界除了福建師大陳慶元教授有豐碩之成果外，近年來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亦有相關論述，值得參考。

⁸ 廖炳惠在《吃的後現代》（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提到早期到後現代飲食文學觀之轉變，以中國烹飪美食傳統之作法差異及地域性食物為例。詳見是書，頁18-39。

⁹ 明·王士性著，周振鶴點校：《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91。

羶、辛辣」說明氣味的獨占性格；因為氣味具有「擴散」與「延續」的特性，使得人的身體感受在瞬間有了差異與分別。¹⁰顯示食物／飲食習性與社會聯繫確有密切之關聯。

謝肇淛在〈謝邢子愿侍御惠銀魚〉一詩有云：

野人生長閩海曲，愛啖海鮮勝啖肉。就中銀魚稱最強，膩如截肪白如玉。年來作吏向東方，無復餘甘齒頰傍。空披食譜思染指，坐對盤餐憶故鄉。去歲東巡渤海側，忽見此魚如舊識。今年得君遠相餉，頓令俎饗生顏色。筠籠冰合凍不腥，雪片參差玉筋橫。霜刀飛作銀絲膾，香韭和成錦帶羹。使君大嚼醉且舞，報君金錯那足數。何時縮地返江南？與君同啖江瑤柱。¹¹

詩中提及因個人生長背景¹²而有的食物慣習（「野人生長閩海曲，愛啖海鮮勝啖肉」），又言自己行經渤海濱對於家鄉食物的念想（「空披食譜思染指，坐對盤餐憶故鄉」），「忽見此魚如舊識」一語，銀魚成了故鄉的媒介。而這種鄉思不是文人化的意象，而是具象地成為餐桌的菜餚——香韭雪片銀魚羹——在飲食的歡愉中，完成了思鄉與懷鄉的儀式。食物，從來不只是提供一個人溫飽的物質材料，它潛藏了許多人文意涵。綜觀謝肇淛所書寫的荔枝詩詞曲，他以各種不同的文體書寫一個地方風物，再對照徐燿、徐燦的荔枝書寫，幾乎可以形成一個閩地的書寫傳統，也建構了閩地文人的家鄉意識，並深化了文人之間的情誼互動。所謂的書寫傳統，並非指涉某種主題書寫所建構的具有指導性或不可替代性的結構，而是透過書寫的敘述、稱美與讚賞，引發了閱讀者（同鄉人）內在的感覺結構，連結了彼此的記憶、體驗與經驗；閩地的自然風物，遂從地域特色的呈現之外，又有了深刻的人文觀照，而有關荔枝書寫所形成的小傳統也凝聚了家鄉意識。

（一）閩山佳果荔枝紅

家鄉風物常是旅外者鄉思的憑藉。以謝肇淛為例，無論書寫雲南或粵地，荔枝均為其觀視之焦點。《滇略》卷三所述：「荔枝臨安有二樹。其一近北山寺，大可合抱。一在王參戎墅，僅六寸徑耳。熟以三月，形味皆劣於閩廣。又有龍眼一株，味皆差似嶺南。然此三

¹⁰ 關於味覺的獨占性格，可參考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收入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7-22。另可參林淑蓉：〈食物、味覺與身體感：感知中國侗人的社會世界〉，詳見同書，頁285。

¹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謝邢子愿侍御惠銀魚〉，《小草齋詩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卷九，頁800。

¹² 謝肇淛生長的長樂縣就在海濱，詩中所言「野人生長閩海曲」殆非虛語。

樹之外，土人百計種之，不育也。」《百粵風土記》亦有：「荔枝色青，大如楊梅，肉薄核大，味甘而不酸，如閩龍眼之下者，龍眼則又不逮矣。」宋代王象之《輿地紀勝·福建路》特分一類「荔枝詩」，清代周亮工《閩小紀》別分荔枝拾遺、荔子詩話、荔枝評、荔枝賦等等。從宋代到清代，荔枝都是閩地地方風物的主要代表。

徐燾〈萬印角閩遊草〉有言：「閩故在海濱，山川風景，不足誇詡。惟是丹荔黃柑，江姚蠣房，可供口腹，海色山光，茉莉蕙蘭，可娛眼目。」¹³此段敘述係標舉了閩地飲食與風物。¹⁴徐燾在〈閩中元夕曲〉則云：「閩山廟裏賽靈神，水陸珍饈滿案陳。最愛鮮紅盤上果，荔枝如錦色猶新。」¹⁵以如錦之荔枝祭祀，為閩地風俗。此外，〈浪淘沙〉小序有言：「夏日山居，荔枝正熟。偶憶歐陽永叔浪淘沙詞，風韻佳絕。遂按調效顰，歌以佐酒，本欲為十八娘傳神，反不堪六一公作僕矣。」又道：「高樹錦蒸霞，朱實清華。一丸寒玉裹紅紗。萬顆纍纍閩海上，不數三巴。」¹⁶傳寫荔枝形貌色調風韻。似可從文類之選擇，書寫之觀視角度，細加考索，演繹食物與地理之間的文學與文化意涵。

謝肇淛在〈食火山荔支次王龜齡韻〉云：「十七年來思荔支，夢中猶誦蘇公詩。」又言：「生長閩山愛佳果，次第須當日千顆。」荔枝佳果，實與閩地經驗緊密連結。「閩山五月雲為峰，荔子枝頭十里紅。」¹⁷閩地五月的遍地荔子紅，與「四月五月紅滿山，未采百鳥不敢先。先鋒一出便壓市，明珠已引饞龍涎。」¹⁸的庶民風景聯繫，因而有一連串細寫荔枝形象的詩句，或以擬人手法敘寫：「紛紛紅紫鬥濃粧，正色猶存一樹芳。金屋正宜藏玉貌，綠衣何用怨黃裳。」¹⁹透過色彩的爭妍，突顯荔枝盛放的紅紫風采。一如〈六月十五夜過法海寺荔陰坐月分賦〉所呈現的紅紫波瀾：「嵐氣暮凝金闕紫，荔雲高映玉波紅。」²⁰紅紫的斑斕色調之外，黃綠的枝葉也成為視覺的焦點，詩句：「函開未開香騰騰，黃衣綠鬢嬌自矜。」²¹、「金屋正宜藏玉貌，綠衣何用怨黃裳。」²²以擬人的方式比擬荔枝的外型，由是可見一斑。

¹³ 明·徐燾撰，沈文倬校點：〈萬印角閩遊草〉，《紅雨樓序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52。

¹⁴ 明·徐燾有〈閩中元夕曲〉，詩作中呈現閩地年節之習俗，值得深入研究。見《幔亭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庫全書珍本五集），卷十四，頁1-4。

¹⁵ 明·徐燾：〈閩中元夕曲〉，《幔亭集》，卷十四，頁1-4。

¹⁶ 明·徐燾：〈浪淘沙〉詞，《幔亭集》，卷十五，頁5-6。

¹⁷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送王玉生還家〉，《小草齋詩集》，卷八，頁779。

¹⁸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再次前韻〉，《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3。

¹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積芳亭啜黃香荔支〉，《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4。

²⁰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六月十五夜過法海寺荔陰作月分賦〉，《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4。

²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陳伯孺餉滿林香荔支，同賦柏梁體，得蒸字〉，《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4。

²²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積芳亭啜黃香荔支〉，《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4。

再者，寫其外殼與膜色，如：「白楊膚凝玉，紅疎綺映窗。」²³或透過品嘗荔枝細寫其形貌：「廣頰豐頤薄如繒，輕綃初鮮脂膚凝。」²⁴此外，謝肇淛不時拈出個人品嘗荔枝獨占性的味覺體驗。或直言其「清涼」，如：「遽然一覺心清涼」；²⁵或言其「甘沁」，如「甘液沁口不可勝」²⁶、「一泓甘露沁心寒」²⁷、「有寒皆沁齒，無液不傾囊。」²⁸品嘗荔枝為題的詩篇甚多，以〈積芳亭噉瀛洲荔支，同賦八韻，得西字〉為例：

見說瀛洲好，穠陰十里堤。香凝絲籠滿，葉簇錦丸齊。夾岸雲猶濕，浮江日未西。肌豐埋標核，襦薄裂輕綃。不分商山橘，還勝太谷梨。紅釘金屈卮，白乳玉玻瓈。絳雪丹堪餌，芳塵路不迷。會須乘興往，斗酒聽黃鸝。²⁹

從樹頭鮮：「香凝絲籠滿，葉簇錦丸齊」，到去除外殼：「襦薄裂輕綃」，到品其香甜：「紅釘金屈卮，白乳玉玻瓈。」；啖食荔枝成了一種獨特的品味。而甘沁清涼也可點出荔枝的季節性，如〈陳伯孺餉滿林香荔支，同賦柏梁體，得蒸字〉所云：「六月七日苦煩蒸，袒衣跣足頭鬢髻」³⁰，又如〈蓮花樓集噉荔支，分得雜言體〉所言：「五月六月火將流，披襟對此舒煩憂。」³¹、「六月烏山茅舍裏，葡萄初綠荔枝紅。」³²凡此種種，從「苦煩蒸」到「舒煩憂」，荔枝不但清涼甘沁足以適口，更是文人的「百憂解」了。

閩地的荔枝可賞可噉可成詩，〈夏日鄭孟麟招集九仙觀噉荔支，同賦數名詩〉有云：「一騎塵飛日，層雲客上時。二龍盤宛轉，百雉控逶迤。三世燈猶照，諸天景乍移。四郊香稻熟，萬竈午烟炊。五色珠搖水，繁星玉滿枝。六時僧禮遍，獨樹鶴歸遲。七曜光先到，群峰秀欲窺。八窗松翠落，孤塔薜雲垂。九夏行將盡，經旬興未衰。十年歸始得，不醉復何

²³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六月四日積芳亭噉桂林荔支，分得江字皮粗膜白，味不甚佳〉，《小草齋詩集》，卷十五，頁969。

²⁴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陳伯孺餉滿林香荔支，同賦柏梁體，得蒸字〉，《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4。

²⁵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再次前韻〉，《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3。

²⁶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陳伯孺餉滿林香荔支，同賦柏梁體，得蒸字〉，《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4。

²⁷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初秋集蔣子才齋中噉荔支，分得宿名十韻〉，《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5。

²⁸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五月晦日避暑芝山寺，本宗上人出荔子甘瓜做供，同賦十韻〉，《小草齋詩集》，卷十六，頁1021。

²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積芳亭噉瀛洲荔支，同賦八韻，得西字〉，《小草齋詩集》，卷十六，頁1021。

³⁰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陳伯孺餉滿林香荔支，同賦柏梁體，得蒸字〉，《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4。

³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蓮花樓集噉荔支，分得雜言體〉，《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4-815。

³²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題臨城旅邸〉，《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七，頁1254。

為？」³³詩雖非專寫荔枝，但詩之成係由「招集」友朋同啖「荔枝」而成。荔枝已然從閩地具季節性的佳果，儼然成為藝文雅集的媒介了。

（二）晉安雅集

謝肇淛詩中多有於「積芳亭」品賞荔枝之詩作，如：〈積芳亭啖瀛洲荔支，同賦八韻，得西字〉、〈積芳亭啖黃香荔支〉、〈六月四日積芳亭啖桂林荔支，分得江字。皮粗膜白，味不甚佳〉、〈七夕積芳亭啖七夕紅荔支〉³⁴等等，透過友朋邀宴，或於積芳亭、或往蓮花樓等等，這些因品賞荔枝之作，已成為閩地文人共同的記憶。從謝肇淛〈餐荔約〉所記，或可見此荔枝雅集的形成原因、內容及型態，節錄如下：

余自壬辰離閩，丙午始返，十有五年未獲啖故園荔子，每一思之，常津津齒咽間也。迨丁未夏無荔，即有一二，僅慰足音，未能果腹。越歲戊申，荔始大有年，而社中諸子鱗次比集，因思晉安此品甲於宇內，幸而生長其地，又幸而十七載始逢其熟也。河清難俟，髮且種種，明年之馬首北矣，可虛此日月乎？於是社中諸子唱為餐荔會，而不佞復條所未盡者如左，以與同志者共守焉：

- 一、初出市則新香可愛，勿嫌味酸，勿憚價貴，當集同志一啖，以開勝會之端。
- 一、政滿市則光景難虛，勿畏性熱，勿憚會頻，當連數日共啖，以極行樂之致。
- 一、將罷市則殘紅可惜，勿厭冷落，勿憚搜尋，當倒筐筥盡啖，以成美事之終。
- 一、譜志記載甚多，會城種類有限，沿街擔負，皆園林採拾之餘，村落家藏多耳目罕見之種。跬步所限，終無染指之期；一品未收，已有遺珠之歎。凡我同志，幸悉鄙懷，或奇植異名，傳乘弗載；或家傳手誦，羔雁所遺。毋論遠近，各採數顆，以廣異聞，兼闡幽鬱。³⁵

這段敘述亦莊亦諧，既有友朋聚會之情趣，又可見謝肇淛雖為官，仍不掩文人性情。第一部分先談個人十五年未曾食「故園荔子」的感懷，「每一思之，常津津齒咽間」，這個「常」，相對於「十有五年未獲啖」，創造了時間的反差、空間的頓挫以及對荔枝想望的高度。接下來談聚會的時間安排，無論是「初出市」、「滿市」、「罷市」等等，或為「勝會」，或為「行樂」，或稱「美事」；要之，凡有荔枝，皆可聚會。此外，他們聚會的重點不僅

³³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夏日鄭孟麟招集九仙觀啖荔支，同賦數名詩〉，《小草齋詩集》，卷十六，頁1021-1022。

³⁴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七夕積芳亭啖七夕紅荔支〉，《小草齋詩集》，卷二十八，頁1284。

³⁵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餐荔約〉，《小草齋文集》，卷二十七，頁544-545。

是噉食荔枝，這一群人（謝肇淛文中有言：「凡我同志」、「同志諸子」）有意識地查考、品賞荔枝之品種、來源，從譜志之記載到實地的訪尋，以「廣異聞」之心態，以舌尖辨識其間滋味。

從謝肇淛《小草齋集》與徐燊《鼇峰集》相互對應即可見兩人同因一事而賦詩。謝肇淛詩〈小龜來噉殘荔，見而賦之〉：

綺殼散餘芬，靈龜遠已聞。紅塵君尚戀，玉液我能分。香豈青蓮葉，銜非綠字文。何如長閉息，曳尾處江雲？³⁶

可對應徐燊所作〈謝在杭亭上見小龜食殘荔賦之〉：

餘香拋滿地，曳尾出泥塗。詎識玄衣使，來餐白玉膚。未能身化石，猶自口銜珠。服食還增壽，將旋卷耳無。³⁷

此處並非要評比二人詩作之高下優劣，而是要指出兩人在餐荔會的互動狀態，絕非僅是同食荔枝的雅集活動，二人均見「小龜食殘荔」，且同賦一詩，恰與〈餐荔約〉所論可呼應，文中有言：「聚會既數，功課當嚴。若徒稱雄善啖，則毗隸皆可登壇；縱使濡忍腐毫，即廝養亦嗤上水。今置一簿，攜以自隨，每會先記日月、勝地，次列同集姓名，主人分體拈題，坐客即席抽思，雖潤色或需他日，而草創必限尅期。詩不成者，記姓名於簿，以行薄罰，無恃頑化外，致取笑筆端。」

文人雅集不僅是「稱雄善啖」，而是就藉此同集創作。因此，見「雙髻荔支」，謝肇淛撰有〈徐興公見惠雙髻荔支同賦〉³⁸，徐燊則有〈六月十七日饋在杭雙髻荔枝同咏〉³⁹；謝肇淛撰〈徐興公招集九仙觀避暑噉荔支，賦得回文二首〉：

³⁶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小龜來噉殘荔，見而賦之〉，《小草齋詩集》，卷十五，頁970。

³⁷ 明·徐燊著，陳慶元、陳煒編：〈謝在杭亭上見小龜食殘荔賦之〉，《鼇峰集》（揚州：廣陵書社，2012年），卷十一，頁264。

³⁸ 「一輪斜分兩顆勻，卻疑連壁是前身。綠雲鏡裏雙鬟小，紅粉叢中並蒂春。玉臉欲偎愁半就，同心已結媚橫陳。當年若上驪山道，妒殺鴛鴦被底人。」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徐興公見惠雙髻荔支同賦〉，《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4。

³⁹ 「連理枝頭並蒂殷，擘胎合浦蚌珠還。月明漢水雙妃佩，花落天臺二女鬟。玉臂相聯嬌艷態，香肩齊譚闌朱顏。新承秦虢夫人寵，妬殺華清舊阿環。」明·徐燊著，陳慶元、陳煒編：〈六月十七日饋在杭雙髻荔枝同咏〉，《鼇峰集》，卷十七，頁302。

蕭蕭落木古空壇，劇暑塵忘盡日歡。橋對寺門松繞碧，郭圍山殿石生寒。潮歸晚浦秋風遠，樹隔晴嵐夕照殘。消渴病知應漱玉，嬌枝荔顆萬鰲丹。⁴⁰

第一首詩雖以「落木」、「碧松」、「寒石」定位古寺的空間特徵，卻點出共噉荔枝可忘溽暑之苦，更有友朋聚賞之情趣。第二首詩亦以「秋風」、「晴嵐」、「夕照」點染季節特徵，卻於句首／末突顯荔枝的主角地位。回文之作雖為文人遊戲，卻可知閩地文人的「荔盟」所匯聚的創作能量及成果。⁴¹徐燾亦有〈六月三日集惟秦、伯孺、在杭、喬卿、性沖、景倩、元化、孟麟、本宗諸子九仙觀避暑食荔，分得回字〉：

東城古樹遠蒼蒼，目極雲天夏氣涼。風捲翠濤松瀉響，日薰丹顆荔生香。通靈有夢仙遺蹟，共樂行吟客繞廊。空盡俗緣閒結社，朧朧月影透疎篁。
重重碧岫遠含光，寂寂何仙九轉方。松掛月扉岩滴翠，竹搖風壑洞生涼。龍歸暮雨秋潭暗，鶴睡晴烟午篆香。峰是石鰲鞭已久，逢人幾日醉傳觴。⁴²

從徐燾的詩題可以更清楚看到這場聚宴的時間以及同好者的社群組合。詩歌中的節候（夏氣涼）、場景（客繞廊），細緻的光影（月影、晴煙）彷彿成全了「日薰丹顆荔生香」的情境脈絡。此外，除了以實體荔枝起興賦作，尚有題畫詩之創作。如謝肇淛有詩〈高景倩木山齋中噉荔支，因戲作水墨側生圖，同賦〉：

擘盡冰盤萬顆丹，一枝幻出巧毫端。朱顏洗罷都無艷，黛色粧成似可餐。濕葉應沾秋露重，輕痕如隔曉烟寒。素心相對渾忘暑，莫作紅塵馬上看。⁴³

以及〈為玉峰上人題《水墨荔支圖》〉：

⁴⁰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徐興公招集九仙觀避暑噉荔支，賦得回文二首〉，《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1。

⁴¹ 其他文人雅集之作，如〈初秋集蔣子才齋中噉荔支，分得宿名十韻〉，《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5、〈馬季聲招集雕龍館，各賦荔支一事，分得根〉，《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3、〈季聲病起招噉荔支賦和〉，《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3、〈過芝山寺噉荔支乘涼至夜〉，《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4、〈吳元化招集玉真宮納涼噉荔支，限衣微暉歸飛五韻〉，《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2，均可見出荔枝與閩地文人雅集之關聯。這個創作主題與文體體式等課題尚可深入追索。

⁴² 明·徐燾著，陳慶元、陳煒編：〈六月三日集惟秦、伯孺、在杭、喬卿、性沖、景倩、元化、孟麟、本宗諸子九仙觀避暑食荔，分得回字〉，《鰲峰集》，卷十七，頁506。

⁴³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高景倩木山齋中噉荔支，因戲作水墨側生圖，同賦〉，《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1。

松烟幻出荔雲香，飛動猶含曉露涼。知爾空門無色相，豈隨千樹門紅粧。墨池深處鎖鉛華，幻出疎枝帶子斜。萬樹殘紅搖落後，滿林香在老僧家。⁴⁴

因噉荔枝，而有「玉液驚從丹荔瀉，濤聲遙向亂松飛」、「萬壑涼生殘暑生，鼇峰新月送人歸」⁴⁵的詩意感受；又因荔枝而繪製圖像，呈示「一枝幻出巧毫端」、「松烟幻出荔雲香」的虛構真實。重複出現的「幻出」竟坐「實」題畫詩的虛實相生，以實領虛的創作藝術。透過文人的敘述、紀錄與摹寫，調動了讀者（無論是否閩人）的想像，並召喚了當下的體驗與感知。荔枝既是閩地文人共通的味覺標誌，更形構了文人群體的文化記憶。

（三）從地域情感到書寫系譜

段義孚在《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曾指出地方感的建立，有時不來自於美感的對象，而是藉由農地中的平凡的物體顯示。⁴⁶當食物成為「形構家鄉」的主體，進而產生地方的爭競心態。謝肇淛詩有云：「吳中楊梅色如土」⁴⁷，又致書友人，言：「暑雨山齋，想復岑寂。今致勝畫荔支三百顆，此是閩中第一品，甘有餘韻，臚不勝口。足下試咀嚼之，無令吳兒橫以楊梅見敵也。」⁴⁸屢屢以吳中楊梅與閩地荔枝相較。在《五雜俎》提及蜀產之荔枝「不能下嚙」，而閩地之荔枝則可「日啖數百」⁴⁹。尤有甚者，為荔枝與王穉登往返論辯，云：

吳中王百穀苦欲以楊梅敵荔支，余與往返論難數百言，終未以為然也。然生長吳中，未嘗荔支，固宜輕於持論。凡物須眼所見，則涇、渭自分；合以相並，則妍媸自見。⁵⁰

味覺的獨特性難能評比，兩人竟為楊梅與荔枝之味「往返論難數百言」；以現今的角度視之，真可謂「好事者」。然見謝肇淛對荔枝之賞愛：「廣寒中仙子，冰肌玉骨，可愛而不

⁴⁴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為玉峰上人題《水墨荔枝圖》〉，《小草齋詩集》，卷二十八，頁1283。

⁴⁵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吳元化招集玉真宮納涼噉荔枝，限衣微暉歸飛五韻〉，《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2。

⁴⁶ Yi 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頁136。

⁴⁷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再次前韻〉，《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3。

⁴⁸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與曹介人〉，《小草齋文集》，卷二十一，頁465。

⁴⁹ 明·謝肇淛著：〈物部〉三「傳記載：『啖荔枝過多內熱，當以蜜漿解之。』閩人日啖數百，不覺熱也，但過多，恐腹膨脹，少以鹹物下之即消矣。」，《五雜俎》（印曉峰根據上海圖書館藏本重新點校編著，上海書局2009年版本），卷十一，頁221。

⁵⁰ 明·謝肇淛著：〈物部〉三，《五雜俎》，卷十一，頁221。

可狎也。」⁵¹再讀其論：「未嘗荔支，固宜輕於持論」，爭辯的背後其實是主觀的地域情感，即便在理性的對話中也不免介入個人的品味與習性。地域差異與人文特性的形成，一如和辻哲郎在《風土》一書所述，並非僅是自然現象，而是人相應於氣候、地形、風俗等景觀，在歷史脈絡底下所積累、相融而成。⁵²而此種地域情感的流動，見之於詩，就有「客路隨萍梗，鄉心憶荔支」⁵³、「荔支丹似錦，相思渺難裁」⁵⁴、「無端驛路逢鄉信，一夜歸心憶荔支」⁵⁵、「遙知此去燕山道，馬首紅塵憶荔支」⁵⁶的緬邈情懷與鄉愁的流動。

透過宦遊者的「鄉心」與「追憶」與在地文人的唱和雅集，此種生活世界的幽微感受透過文字的媒介，更強化了荔枝與閩地的繫聯關係。再如徐燾有詩，詩題云：〈匡雲上人游閩兩載，閩中荔子飽啖不足，乃圖其像攜歸，欲驕客之未到閩中者。予為戲題一絕，上人何以解嘲〉：「閩海爭誇十八娘，纍纍枝上火珠光。六塵蚤已能清淨，猶戀人間色味香。」⁵⁷徐燾撰有荔枝雜咏四十首⁵⁸，四十首的份量已然驚人，但對應於遊人居住閩地二年遍食荔枝猶不足，又繪閩荔圖像而歸的「傳奇」，似可看出由荔枝編織而成的對話、故事與藝術，雖屬地方性，卻也有其強大的感染力。

荔枝或許並非中國傳統習見的草木修辭，例如：菊花、梅花等有其背後的文化符碼及意涵，荔枝書寫的文化脈絡有其地區（方）化的特徵。但一如謝肇淛所言：「十七年來思荔支，夢中猶誦蘇公詩」⁵⁹，前面所提及的書寫脈絡自是對應到東坡的荔枝詩文。在《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卷二七四〈荔枝部〉記載：「《蜀都賦》有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是也。蜀中之品，在唐為盛。白居易圖序論之詳矣。今閩中四郡，所出特奇，而種類僅至三十餘品。肌肉甚厚，甘香瑩白，非廣蜀比也。宋代蔡襄著《荔枝譜》七篇，雖於今不備。蔡公，閩人，大約皆閩產矣。」而《本草綱目·集解》：「荔枝始傳于漢世，初惟出嶺南，

⁵¹ 明·謝肇淛：〈物部〉三，《五雜俎》，卷十一，頁220。關於這部分的探討，可參筆者：〈謝肇淛《五雜俎》中的物質書寫與地域視野〉，《中正漢學研究》2013年第二期（總第二十二期）（2013年12月），頁155-185。

⁵² 參看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有關風土的基礎理論〉，《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4-18。

⁵³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伏枕〉，《小草齋詩集》，卷十二，頁891。

⁵⁴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周喬卿見過兼餉荔支〉，《小草齋詩集》，卷十三，頁929。

⁵⁵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病中逢鄉人〉，《小草齋詩集》，卷十九，頁1066。

⁵⁶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送潘汝一之燕〉，《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39。

⁵⁷ 明·徐燾著，陳慶元、陳煒編：〈匡雲上人游閩兩載，閩中荔子飽啖不足，乃圖其像攜歸，欲驕客之未到閩中者。予為戲題一絕，上人何以解嘲〉，《鰲峰集》，卷二十六，頁764。

⁵⁸ 明·徐燾著，陳慶元、陳煒編：〈荔枝雜咏四十首〉，《鰲峰集》，卷二十四，頁723-728。四十首分別為江家綠、綠核、葡萄穗、雙髻、真珠、十八娘、釵頭、將軍、粉紅、綠羅袍、勝畫、桂林、白蜜、滿林香、七夕紅、雞引子、火山、天柱、大小江綠、宋家香、進貢子、延壽紅、百步香、狀元紅、星毬、金鐘、綠紗、麝囊紅、中秋綠、松紅、丁香、郎官紅、勝江陳、紅繡鞋、綠珠、洞中紅、冰團、何家紅、鵲卵、勝江萍等。

⁵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食火山荔支次王龜齡韻〉，《小草齋詩集》，卷十，頁813。

後出蜀中。故左思蜀都賦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唐·白居易圖序論之詳矣。今閩中四郡所出特奇，蔡襄譜其種類至三十餘品，肌肉甚厚，甘香瑩白，非廣、蜀之比也。」從宋代蔡襄到東坡，乃至於明代的謝肇淛等人，包含曹學佺以荔枝為主題撰寫詩作，如〈雨中望隔岸荔枝〉、〈荔閣初成〉、〈荔閣後開池得泉志喜〉、〈荔閣後築坡種菊〉等等。其中〈荔枝歎〉一詩，連結其荔閣空間之營構以及閩地風俗（詩之附註：閩俗女子將嫁，男家先一年送荔枝紅。），在在可見荔枝書寫的小傳統與文人生活世界的關係，值得深入考索。

以現今的角度解讀謝肇淛等人的荔枝書寫，或可考察文人雅集的聚會緣起，並見其家鄉意象的共時性體驗。但對當時的文人而言，荔枝，或許就意味著距離的遼遠，正扣連著謝肇淛宦旅的生命圖景。在荔枝的書寫圖像中，我們可以看見謝肇淛極盡可能的顯示了他對荔枝的好奇，以及對荔枝的知識與想像。因此而有各種型態荔枝的敘寫，包括品種的區分，如「勝畫荔支」⁶⁰、「鵲卵荔枝」、「雞引子荔枝」等等。⁶¹任何事到了一種極致，便是專業。與其說他以抒情之眼發揮物象的意蘊，不若說他以記錄者的眼光、博物書寫的角度，留下荔枝與明代萬曆年間文人相互連結的生活景觀。⁶²

三、為武夷造像

（一）從黯淡灘到武夷

對於宦遊者而言，家鄉的記憶與認同，是成長的印記、時間的地誌，同時也是不斷在

⁶⁰ 〈勝畫荔支浪淘沙二闕〉：「異品出吳航，翠秀紅粧。溫柔何似白雲鄉。縱有丹青描不就，國色天香。含笑解羅襦。玉骨瓊漿，胭脂無色墨無光。祇是紅顏多薄命，雨妒風狂。金井碧梧飄，殘暑初消。桂林中觀兩蕭條。獨步此時儂第一，質艷香嬌。豐肉核仍焦。沁齒甘饒，丁香輕吐暗魂銷。人倚小樓春不住，滿地紅綃。」見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勝畫荔支浪淘沙二闕〉，《小草齋詩集》，卷三十，頁1330。

⁶¹ 〈鵲卵荔枝〉：「萬顆葳蕤細若丸，虛疑靈鵲卵成丹。綠陰簇處巢偏穩，青籠盛來累為安。非有羽毛生殼內，豈無孳息孕雲端？不知化石緣何事，空有遺胎樹杪看。」；〈雞引子荔枝〉：「大如俯啄小如趨，貌出丹雞引子圖。羅立有情長戀母，高棲何意更呼雛。同窠最喜深枝隱，落地誰憐眾哺孤。金鉅朱冠俱寂寞，華清宮裏鬪來無。」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小草齋詩集》，卷二十四，頁1205。

⁶² 閩地風物自然不只荔枝一種，謝肇淛有〈集蔣子良齋中噉荔支並蟹，賦得冠字〉：「馬乳空凝白露寒，持螯不數紫臍團。乘風詎信帆為甲，沁水驚看錦作丸。背負媚同連理種，腥紅嬌映惠文冠。平生漫憶《三都賦》，何似金盤玉筯餐。」（《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1）。與徐燾〈念三日蔣子良宅食荔蟹作〉：「荔子新嘗鶴頂朱，更烹乘蟹出中廚。瓢開色瑩豐年玉，子落光搖不夜珠。數杪日薰千顆棗，海邊風送片帆孤。山珍海錯同時美，除卻閩南處處無。」（《鼇峰集》，卷十七，頁505。）「山珍海錯同時美，除卻閩南處處無。」恰好點出閩地特有的物產——蟹——與荔枝並食之美味，這也提醒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研究閩南的飲食文化與文人雅集的關聯及內涵。

調整的視線；對鄉居者來說，家鄉／家園是詩意生活的空間，也是現實的生活場域。筆者暫以宦遊及鄉居概稱之，並不表示此間是二元對立的對照，筆者將以「對話」取代「對照」，試圖為家鄉這個涵義豐富的詞彙找到可闡釋的情感徑路。

謝肇淛對於閩地，有其文化考察的眼光。在〈長樂李侯考績序〉有云：

今天下南苦潦，北苦蝗，齊晉瘠而楚蜀僂，獨閩越負山海之饒，詩書禮樂，蒸蒸顧化，而吾邑蓂莢，其人醇素慇直，猶有三代之遺風焉。⁶³

就閩地之山水與人文有其總和的論述，即所謂「吾閩礪山襟海，奇勝甲天下」⁶⁴、「閩洞壑甲天下」⁶⁵之語，與「閩越負山海之饒」的說法可以合觀。如：「其間山靈奏奇，水族貢怪，蕩目而駭志者，不一而足。」⁶⁶徐燾也有「七閩形勝山河壯，萬頃滄溟島嶼孤」⁶⁷之語。謝肇淛對家鄉的深刻懷想可以從文章中對北地的描寫與家鄉的敘寫來對照。在〈京邸與人雜書〉有云：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暖氣上騰。家家戶外溝潢，一時翻浚，穢瀦狼籍，平鋪交衢，人馬踐之，輒陷衣體，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寢成瘟疫。四月以後，即苦暴暑，斗室如甕，床几皆難着手，袒跣偃臥，則青蠅騶之不置，青衣平頭，塵箠交揮，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⁶⁸

又有：「過小滿輒酷熱，紅塵翳陌，大地為爐。」⁶⁹的身體感受。北地酷熱的氣候、煙塵黃土及暴暑，整個身體的感官經驗是黏膩而不適的。這種不適感，與地方特性及南方/北方之殊異自是相關。閩地並非涼爽如斯，然而燕京之暑熱夾雜乾燥塵灰的地氣，讓來自南方的文人困倦難言。但謝肇淛將這種「苦」、這種生活上的種種為「難」描寫得唯妙唯肖，更可想見他對於家鄉的懷思，不只是思緒與情感方面，而是感官與生活經驗的真實遭逢，讓他對於南方家園有深刻的念想。

⁶³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長樂李侯考績序〉，《小草齋文集》，卷三，頁50。

⁶⁴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方司理《閩中草序》〉，《小草齋文集》，卷五，頁93。

⁶⁵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陳伯孺遊草序〉，《小草齋文集》，卷四，頁75。

⁶⁶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遊燕二集》自序〉，《小草齋文集》，卷四，頁69-70。

⁶⁷ 明·徐燾著：〈半山小憩呈惟秦〉，《幔亭集》，卷七，頁36。

⁶⁸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京邸與人雜書〉，《小草齋文集》，卷二十一，頁473。

⁶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京邸與人雜書〉，《小草齋文集》，卷二十一，頁474。

再看謝肇淛初次離家前往燕京所書之〈遊燕記〉，就題目而言，應為遊覽北方燕地的紀錄，但文中卻著眼於行經路程，對於家鄉地景的特色亦多有描寫：

翌日登舟，十日抵建寧，十一日過黯淡灘。黯淡為吾閩最險之所，長年挾柁，謂：「郎君毋恐。」余笑曰：「吾豈嬰兒？」出坐船頭觀之，石峻流急，巨浪躍起丈餘，下拍篷窗。余故未嘗睹，跳躍大叫，以為奇絕，顧視徐生則色慄生寒，汗沾沾下矣。余聞北人入閩，語及黯淡，輒縮頸吐舌，今始信然。吾篙師視之，何啻兒戲？乃知南乘船，北使馬，非誑說也。⁷⁰

此處的地標為「吾閩最險之所」之「黯淡灘」。這個說法是從觀察北人之反應：「語及黯淡，輒縮頸吐舌」而起。文中又讓謝肇淛以觀察者的身分書寫，先說自己「跳躍大叫，以為奇絕」，再看旁人「色慄生寒，汗沾沾下矣」。既直敘其險峻，又反襯其「石峻流急」，實可證此地景之險絕。謝肇淛〈過黯淡灘二首〉有云：

雪浪銀河落，雷聲白日寒。片帆輕似鳥，飛度最高灘。
到險渾難住，中流若有神。前船已過了，愁殺後船人。⁷¹

一如徐燾在〈述遊篇〉所言：「閩溪山水何太惡，水似瞿塘山劍閣。仙霞嶺上氣不平，黯淡灘頭膽將落。」⁷²黯淡灘意味著北上與南返的路途遙迢與險峻，更有徐燾個人遭遇的陰影——「中間辛苦難具陳，萬里風波愁煞人」。⁷³「黯淡灘」雖為閩地文人書寫的焦點，但本文係擇取「共通」的閩地意象，因此仍以「武夷」作為閩地地景書寫之表徵。「地景」一詞，結合了地勢與視野的視覺概念。地景是人與地方相互涵攝所形塑出具有意義的空間。如果說「地方」是一個有意義的區位，是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的所在，「地方」是觀者必須置身其中；那麼，「地景」的觀者則位居地景之外。⁷⁴此處的「位居地景之外」，在於強調觀者的位置，也就是說，觀看者（書寫者）對這個「地景」有其觀看意識。

⁷⁰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遊燕記〉，《小草齋文集》，卷七，頁153。

⁷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過黯淡灘二首〉，《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五，頁1240。

⁷² 明·徐燾著：〈述遊篇〉，《徐燾集》（收於《福建叢書》第三輯之四，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卷三，頁121。

⁷³ 明·徐燾著：〈述遊篇〉，《徐燾集》，卷三，頁121。

⁷⁴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曾指出：「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地方」與「空間」是相互定義的詞彙，段義孚則說明：「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參見 Yi 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頁4。

以武夷山為例，它既是道教仙山，也有其神話傳說，更是閩地文人的山嶽座標。武夷山位於中國福建省北部與江西省交會處。以「武夷」命名，較常見的說法根據《史記》〈封禪書〉所載，有人上書漢武帝，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武夷君用乾魚」。⁷⁵《太平御覽》卷四十七「武夷山」條：「傳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因名之。」

宋代祝穆《方輿勝覽》曾詳細記載武夷君與「鄉人」的互動：

古記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致酒肴會鄉人於幔亭峰上。初召男女二千餘人，如期而往，乃見山徑平坦，虹梁駕空，體輕心善，不覺其倦，至山頂有幔亭。朱綠玲瓏，映隱前後，左右可數百間。就幔亭北壁中間設一寶牀，謂之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廡設一寶牀，謂之太姥魏真人座，東廡設一寶牀，謂之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裯、紫霞褥，金盃貯花，異香氤氳。初，鄉人至幔亭外，聞擊鼓聲。少頃，空中有呼鄉人為曾孫，男由東序、女由西序進。既而聞讚者云：汝等曾孫可拜。又聞讚者云：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鈴鼓，曾少童擺鼗鼓，喬智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拊節板；於是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命弦師董嬌娘彈箏篴，謝英妃鼓長琴，呂荷香戛圓鼓，管師黃次噪悲慄，秀談鳴洞簫，朱小娥運居巢，金師羅妙容揮鐘鈔，於是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進酒食，百味珍奇，皆非世俗之所有，乃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曲〉，詞曰：「天上人間分合會疎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彩雲四合，環珮人馬之音，互空而至。俄而聞讚者云：曾孫可再拜而別。乃下山，而風雨暴至，回顧山頂，無復一物，但蔥翠峭拔如初耳。鄉人感幸，因相與立祠其山，號幔亭云。⁷⁶

因此一傳說，有關武夷君與「曾孫」之稱，虹橋意象與幔亭設宴，已成為文人書寫武夷時最常使用的典故了。

若檢視謝肇淛等人在對於武夷山之描寫，大致可分為兩點。其一，標舉名稱或揭示方位；其二，以「傳說」為地方特點的標示。分述如下：

⁷⁵ 「【索隱】顧氏按地理志云，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書所謂武夷君，是時既用越巫勇之，疑即此神，今案其祀用乾魚，不饗牲牢，或如顧說也。」出於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封禪書〉》（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頁508。

⁷⁶ 宋·祝穆撰：《方輿勝覽》（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頁231-232。

1. 標舉名稱或揭示方位

觀照謝肇淛等人書寫的武夷，從詩歌中所見，是透過命名、識名，形成一個緊密的地理觀念。詩中屢屢標舉武夷之地名與方位，同時出現相關地名如：幔亭、鼇峰（它們又各自是徐燠、徐熈的別號）。詩作如〈宿武夷遊觀〉：

玉蕊丹砂不可逢，且憑雙屐問仙踪。懸蘿絕磴無飛鳥，亂竹空山有斷鐘。壑底雲陰奔似馬，洞前松樹老於龍。月明夜半吹笙罷，我在蓬萊第一峰。⁷⁷

再如〈雨中過武夷〉：

九曲群峰接窈冥，朝來微雨濕空青。黃冠尚識重遊客，蒼蘚全侵舊勒銘。半壁危梯猿鮮度，隔林疎磬鶴能聽。風塵自笑驅人老，十五年來鬢已星。⁷⁸

〈宿裴村公館望武夷作〉則云：

新開驛路出裴村，雲鎖寒溪竹映門。臥數芙蓉三十六，亂猿啼樹月黃昏。⁷⁹

從這幾首詩歌的文學表現來看，或言時空感懷，或述山嶺峻拔之景觀，似乎無從看出其家鄉情感的多重層次。重複出現的「武夷」，究竟形成了詩歌的「套語」？抑或僅是為「地名詩」點題？筆者想藉由吳潛誠曾提出的觀點，來當作閱讀閩地（武夷）詩歌的一種觀看角度。⁸⁰他以愛爾蘭詩人黑倪所寫的家鄉地名詩，作為風景的手稿的說法，或也可以用來看待武夷傳說、地名被放入詩歌的文化脈絡。以家鄉地名入詩，實為展現一種地理尺度的地方感。詩題中的「武夷」，或為凝望的角度，或為季節性的渲染，或是旅人「暫停」的地方感。或云「仙蹤」，或言「空山」、「斷鐘」。而「九曲」、「幔亭」似已成武夷的主體意象。一個地理空間，必然借助某種（意象化）的形式，讓人們透過一種共通的意象，來「看到」這個空間，並發展對這個空間的感知⁸¹。而在詩中強調個別地名，如〈夢遊武夷〉：

⁷⁷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宿武夷遊觀〉，《小草齋詩集》，卷十八，頁1058。

⁷⁸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雨中過武夷〉，《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一，頁1132。

⁷⁹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宿裴村公館望武夷作〉，《小草齋詩集》，卷二十八，頁1299。

⁸⁰ 吳潛誠：《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34-35。

⁸¹ 鄭毓瑜曾細膩指出地理空間與內在意識之間的關係，詳參鄭毓瑜：〈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邦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18。

十年不到**幔亭峰**，忽見烟霞萬壑松。鶴駕鸞驂雲冉冉，珠宮金闕翠重重。梯危折笋魂能度，崖架仙舟意可從。最是曙鐘相映急，猶驚枕上有芙蓉。⁸²

又如〈贈王隱泉道士〉：

青蛇袖裏七寒星，半榻孤峰對**幔亭**。五夜朝元騎白鶴，十年滴露注《黃庭》。路經瀑過晴疑雨，門倚巖成畫不扃。未許漁郎來問渡，櫂歌無樹隔林聽。⁸³

詩歌中強調的地名與十年光陰的對照，顯示了宦遊者的家鄉地圖有其具象之座標。再看徐燭詩作〈武夷溪口送惟起弟度關〉：

青山遊侶散紛紛，況復臨歧遠送君。兩地鴈鴻難顧影，一時鸞鶴總離群。人從杜若洲邊去，路在桃花洞口分。明發登高各惆悵，鵝湖斜日**幔亭**雲。⁸⁴（黑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在詩句中嵌入地名或為即景賦詩，或為紀實書寫，也或許是友朋贈答的往返對答。然而，武夷、幔亭也因此成為閩地文人鄉情的渡口，以詩題韻語作為入閩的地標。

在〈遊武夷山記〉一文，也可以看到遊人見及「幔亭」二字的喜悅：

萬曆壬辰十月，余拜司理之苕，扁舟過武夷。時道士王隱泉為導，禮萬年宮，泛九曲，拜紫陽祠，入雲窩，登折笋，宿天遊觀，僅兩晝夜而返，未能得其十三也。居諸歟忽有十七載，己酉之夏，始獲重尋，是遊同行者周喬卿、徐興公、蔣子才，而江生仲譽則自建陽送余至，以五月二日發興田驛，午後臨溪，即見大王峰巍然而「幔亭」二字若彈丸，隱隱可辨。眾皆歡呼踊躍。⁸⁵

標舉或強調地名，或許會將整體的自然景觀碎片化，卻也涵藏了「指路」的性質⁸⁶，並凝聚家鄉情感。如徐燭〈送閔壽卿隱武夷〉有云：「幔亭佳宴不重開，因緣合在武夷山」⁸⁷，

⁸²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夢遊武夷〉，《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一，頁1118。

⁸³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贈王隱泉道士〉，《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三，頁1162。

⁸⁴ 明·徐燭著：〈武夷溪口送惟起弟度關〉，《幔亭集》，卷八，頁528。

⁸⁵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遊武夷山記〉，《小草齋文集》，卷九，頁186。

⁸⁶ 宇文所安提及詩歌中出現有序空間的路標，隱含一種「指路」趨向，參見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44、頁53-54。

⁸⁷ 明·徐燭著：〈送閔壽卿隱武夷〉，《幔亭集》，卷三，頁31。

地理空間，不僅是物質地存有，更是人文心靈的存有。而詩歌中強烈的地方感，是以自我經驗之感性面為起點。因而徐燊有詩：「花落花開春不管，遊人容易鬢毛斑」⁸⁸，或言「自與靈山有夙因，清溪九曲往來頻」⁸⁹，都以自身與武夷之聯結，帶出個人與武夷的情感牽繫。

2.以「傳說」為地方特點的標示

若說武夷山屬於閩地文人共通的家鄉文化意象，其間有一個重要的文化脈絡，即是歷代累積的武夷文化傳說。Tim Cresswell 指出：「創造地方感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關注特殊且經過選擇的歷史面向。」⁹⁰在《武夷山志》所記載的武夷傳說分別除了前面已然提及的武夷君之外，尚有彭祖傳說。關於武夷君，〈武夷君 秦時有仙人下降自稱武夷君〉：「傳說仙人降紫雲，飄然自號武夷君。乾魚漢祀今何在，空有荒壇瑣碧雯。」⁹¹又〈彭祖 陶唐時人姓錢名鏗，二子曰武，曰夷〉云：「在昔彭祖，獻堯雉羹。幔亭峰下，遯跡養生。茹芝吸露，顏如舜英。厥有二子，武夷得名。」⁹²武夷君的傳說似已成為武夷山主要的文化意象。謝肇淛在〈遊白嶽記〉有云：

海濱之地不足當漢什一，而山川嵯峨差足比數。有武夷君者，秀足敵黃山而奇不下白嶽，至於九曲瀟灑而揚波，折筍懸空而絕地，玉莖金草、仙蛻丹床，委積其間，又二嶽之所無也。⁹³

所述雖為白嶽，卻也提及武夷山之秀、奇，更直接以「武夷君」借代武夷山。

而詩篇中逕以武夷君之傳說為內容者甚多，列舉如下：

〈雨中登玉皇閣〉

咫尺清都不可攀，萬風低映紫霞關。石函半是真人蛻，寶藏初從內府頒。虹架曾孫新彩幔，烟生玉女舊雲鬟。桃花落盡黃梁熟，一枕遊仙盡日間。⁹⁴

⁸⁸ 清·董天工纂：〈雨憩沖佑觀次謝在杭韻〉，《武夷山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五，頁348。

⁸⁹ 清·董天工纂：〈再宿沖佑觀〉，《武夷山志》，卷五，頁348。

⁹⁰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138。

⁹¹ 清·董天工纂：《武夷山志》，頁100。

⁹² 清·董天工纂：《武夷山志》，頁98。

⁹³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遊白嶽記〉，《小草齋文集》，卷八，頁171。

⁹⁴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雨中登玉皇閣〉，《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三，頁1162。

〈萬年宮謁武夷君〉

十里翠縵紛，征衣上白雲。劇憐苔水吏，來拜**武夷君**。峰影中流換，松音隔水聞。塵心渾忘卻，不用更移文。⁹⁵

〈送劉季德遊武夷〉

丹山九曲水為鄉，問爾何來跨五羊。毛竹半溪看玉女，桃花三月待劉郎。仙猿啼處春如霧，玄鶴歸時夜有霜。寄語**曾孫**今幾世，別來滄海又成桑。⁹⁶

〈遊武夷〉

一片丹山翠萬重，寒流曲曲倒芙蓉。**曾孫**宴罷空留幔，玉女粧成幻作峰。雲裏水簾天畔雪，月中鐵笛院前鐘。紫芝瑤草憑誰採，笑駕青鸞問赤松。⁹⁷

〈武夷館食乾魚戲作〉

山郵草具酒微醺，薦得乾魚帶白雲。總為烟霞成痼疾，教人認作**武夷君**。⁹⁸

這幾首詩可以說是一種複調的書寫，一再重複的人稱（曾孫、武夷君）、地景（玉女峰與九曲），成了兩組意象的交涉與強化。武夷君的傳說已成了在地的文化記憶，也是一種強化地域情感的方式。徐燾詩〈大王峰觀仙蛻〉亦以武夷君、九曲三十六峰為詩歌之主調：

武夷山高高接天，武夷溪清清且鮮。三十六峰九曲水，魏王曾此朝群仙。大宴曾孫羅彩屋，奏罷人間可哀曲。鳳管龍蕭杳不聞，浮生一夢成蕉鹿。大王峰勢何巋哉，丹梯百折通崔嵬。仙人一去不復返，蛻骨千年猶未灰。區區遺蛻成何用，密閉虛巖秘深洞。滄海桑田忽變更，玉函金樞應移動。惟有當年身外身，金丹一粒能千春，長生自古無靈藥，不死原來有谷神。吾生本是朝元客，暫謫塵緣迷火宅。白雪時時灑玉樓，丹爐夜夜流金液。借假修真煉九還，更從一竅覓元關。返將神氣虛無裏，拋卻骷髏天地間。君不見，海上三山高拱峙，爭傳此地鐘靈□。徐福尋真去不歸，方知不在神山裏。又不見，西方王母下瑤池，青鳥傳書絳節隨。集靈臺上無消息，始信仙真非在茲。世人莫嘆仙凡隔，凡人皆可登仙籍。勿點硃砂與水銀，休行運氣兼調息。迴望山川故宛然，更期此處上昇天，一朝粉碎虛空後，元化班聯十四仙。⁹⁹

⁹⁵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萬年宮謁武夷君〉，《小草齋詩集》，卷十二，頁895。

⁹⁶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送劉季德遊武夷〉，《小草齋詩集》，卷十八，頁1047。

⁹⁷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遊武夷〉，《小草齋詩集》，卷十八，頁1058。

⁹⁸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武夷館食乾魚戲作〉，《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九，頁1326。

⁹⁹ 清·董天工纂：〈大王峰觀仙蛻〉，《武夷山志》，卷六，頁417-418。

對應前引武夷君的傳說與敘述，這首詩「重述」了傳說了內容，加入了時間的紋理。「大宴曾孫」或許可能是「浮生一夢」，「仙凡」有「隔」，然而「山川宛然」。徐燮的〈武夷十詠〉云：「我亦曾孫今在世，夢中親御紫鸞車。」¹⁰⁰亦以「曾孫」自比，聯結武夷傳說的文化譜系。其他詩作如〈送林兆綸游武夷〉：「飄飄鸞鶴群，去謁**武夷君**」、〈送林熙工陳汝翔陳伯孺潮上人遊武夷〉：「此日江蘿正堪採，為余遙薦**武夷君**」。一如 Mike Crang 所指：「地景記錄隨時間而來的變遷，紀錄文化的演變與遺留的獨特軌跡，累積形成有如不斷刮除重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¹⁰¹無論宦遊或在地文人，「武夷君」已是地景羊皮紙深刻的印記，有其時間積累與文化的感染力量。

根據衣若芬的研究，宋代以來的遊觀書寫，主要含蘊三種內容：道教神仙傳說、山峰洞窟之奇景和逆溯九曲溪。¹⁰²對應謝肇淛等人的書寫內涵，亦可見其承衍之處。

（二）地景的對話

對於長年宦遊的文人而言，家鄉地景是心常在而身未及至。謝肇淛〈《近遊草》自序〉有言：「余少也賤，束髮之四方，所至名山大川，流賞幾遍。……二十年於此矣，而故鄉往迹至或闕如。辛亥季夏，以屯田郎持節歸里，定省之暇，闌及勝情。……其所未及者，有永陽之名山室、福堂之瑞巖云。」¹⁰³有意思的是，無論旅遊各地，他總有一個丈量的標準。在〈遊西湖四記〉言：「迹石屋無甚奇，覽勝不及孤山，而秀拔劣於龍井，第吳越中罕見之故，浪詫為奇，置之吾閩，不過培塿耳。」¹⁰⁴這個準則，就是以閩地山水為其指標意義。這種比較或對照也許是一種鄉邦意識，但此種爭競心態卻也意味了「地方」書寫的感性特徵以及不可避免的家鄉中心論。

¹⁰⁰ 清·董天工纂：〈武夷十詠〉，《武夷山志》，卷五，頁348-349。

¹⁰¹ 「這指涉的是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如此不斷反覆。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清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會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合。因此，我們可以用這個觀念來類比銘刻於特定區域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隨著時間著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集合體。」參見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初版），頁27。

¹⁰² 衣若芬：〈宋代〈武夷棹歌〉中的地景空間與文化意蘊〉，《東華中文學報》第20期（2012年1月），頁38。衣若芬近年來有關於武夷的系列論述，除了〈宋代〈武夷棹歌〉中的地景空間與文化意蘊〉，尚有〈遊觀與求道：朱熹〈武夷櫂歌〉與朝鮮士人的理解與續作〉，《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0期（2015年1月），頁54-70、〈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收錄於石守謙、廖肇亨主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351-387。

¹⁰³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近遊草》自序〉，《小草齋文集》，卷五，頁98。

¹⁰⁴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遊西湖四記〉，《小草齋文集》，卷七，頁158。

延伸而論，又如〈遊道場山記〉所述：「吳中兒好事，動自詫其磊砢，至強欲以太子灣楊梅敵吾荔支，則茲山之勝，吾惡知其然，又惡知其不然也？」¹⁰⁵這種提問方式，更顯示其對自己家鄉的自信心態。此處不擬細加分析何以謝肇淛對家鄉有如此強烈的自覺與認同，卻想提出另一個問題：一樣是武夷山，謝肇淛與徐氏兄弟二人的觀看角度有何不同？如前所提，謝肇淛之武夷書寫有其指路意涵，並有承衍自武夷君傳說的韻語敘事。但整體來說，除了在〈遊武夷山記〉有細部的觀看方式，指出「一曲」至「五曲」的山嶺形貌，山體型態以及山峰名稱，文章敘寫如下：

又翌日，雨稍微，眾欲適雲窩，道人具酒脯青雀中，以待主客，輿僮雜坐其中。溪流駛急，舟以寸進，而諸峰雲氣開合，乍明乍沒。歷止庵、虎鼻巖、水光石、大王、幔亭二峰黛色倒蘸，為一曲。兜鑿峰矗若浮圖，獅子巖踞地欲吼，粧鏡臺若圓若方，而玉女亭亭然臨之，為二曲。稍進三曲，為鐵板障、翰墨巖，水中印石，隱然獨浮；而大藏峰頂，亂木橫架，上閣小舟，不朽不墜，竟莫知其所自來也。時霖霖未止，巖溜瀾漫，仰視雲際削壁，人跡都絕，惟一二山魃，緣石上探鳥卵，復為野鷹所搏，來往趨捷若飛，意殊樂之。又進四曲，為金谿洞、臥龍潭、天柱峰、更衣臺。五曲，過紫陽祠，而雲窩至矣，眾舍舟而登。¹⁰⁶

流雲的明滅、巖壁倒影的黛色、水中印石與峰頂亂木的遠景；進警則是山魃、鳥、野鷹的捕獵習題。總括之為「武夷」之遊。然而反觀徐燠，其〈遊武夷山記〉分為「遊萬年宮至茶洞」、「由接笋峰至小桃源」、「由天游觀到鼓子峰」、「由水濂洞至大王峰」¹⁰⁷四部分撰寫，當中有個人尋訪幔亭峰旁棋盤石的歷程，文章內容為：「山人（項一閒）謂棋盤石，去此不遠，命山童為嚮導，行榛莽中，以衣蒙面而往。石在幔亭峰左方，廣數十丈，上侈下銳，其平如砥，按志：棋盤石在三層峰下。此石疑即漢祀壇武帝遣使禱祀於此者，蓋山人誤稱云是。」¹⁰⁸在親身探訪的過程呼應方志之說，可見出「在地」人之情感本色。此外，亦有「命名」的紀錄。在〈遊武夷山記·由水濂洞至大王峰〉中，徐燠有言：

¹⁰⁵ 在〈遊黃山記〉也有類似看法：「溫泉，吾郡最多，然氣味若硫磺，及驪山、沂水皆然，獨是泉泓冽甘泉，蓋殊砂穴也。比者八月間，砂溢水沸，赤者三日。」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遊道場山記〉，《小草齋文集》，卷七，頁163。

¹⁰⁶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遊武夷山記〉，《小草齋文集》，卷九，頁187。

¹⁰⁷ 明·徐燠著：〈遊武夷山記〉，《幔亭集》（為收錄於《徐燠集》之版本），卷十七，頁935-949。

¹⁰⁸ 清·董天工纂：〈遊武夷山記〉，《武夷山志》，頁1304-1305。

山峽中景似小桃源，而幽邃過之，雜樹交陰，稀見曦景，澗水淙淙有聲，余名之曰「流香澗」。澗蜿蜒數里，兩巖削壁高數十丈，劃然中開，僅同一線，澗流其下，而清風颼颼，山壑俱響，余名之曰「清涼峽」。¹⁰⁹

學者曾指出，「命名」意味著一種地方感的成立，也意味著書寫者對此地的歸屬。透過命名，也使一處「空間」轉變成「地方」。¹¹⁰再者，徐燮的詩作中，多以武夷山脈的三十六座山峰為題，以「武夷」為詩題的作品較少見。（徐燮本人的文集為《幔亭集》，「幔亭」即為武夷山峰之一）。徐燮之〈武夷十詠〉詩題為〈玉女峰〉、〈架壑船〉、〈僊掌峰〉、〈換骨巖〉、〈大王峯〉、〈徐仙巖〉、〈金雞洞〉、〈幔亭峰〉、〈投龍洞〉、〈虹橋板〉。¹¹¹至於徐燮，就《鼇峰集》中所見，其武夷詩作多以次韻或送友人往武夷為主。¹¹²有趣的是，不論是謝肇淛或徐燮兩人的遊記，其中均有徐燮的身影。由此更可見，家鄉地景的觀看角度容或有宏觀或微觀的差別，然而，親身踐履與書寫記錄是使得地景得以流轉並成為文化意象的方式。也因為友人的書寫、唱和以及傳誦，方使得家鄉地景成為一個概念化的意象，同時也成為文化記憶的來源。有關武夷山的地景書寫，若從石守謙所論的「品題」概念來看，其「勝景」之構成正來自於文人的品題與書寫。石守謙以為，「標題式的命名」與「文學書寫」合稱為文學性的「品題」，只有通過這種「品題」，自然風景才能轉化為具有文化意義的勝景。¹¹³當勝景與家鄉情懷結合，這種以「武夷」自豪且自得之情自然成為閩地文人共通的情感內蘊。

¹⁰⁹ 清·董天工纂：〈遊武夷山記·由水濂洞至大王峰〉，《武夷山志》，頁1311。

¹¹⁰ 宇文所安〈特性與獨占〉一文指出：「擁有一種獨特的風格，或者一篇不同尋常地描述了一經驗或地方的作品，是將所有權傳之後世的更可靠的手段。」又指出：「作者通過文本在話語的層次上完成了對景物的占有，法律形式上的占有，是通過買賣交易實現的，而將之書寫成「記」，則是一紙文化意義上的佔有契約。」見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頁11-36。

¹¹¹ 明·徐燮著：〈武夷十詠〉，《幔亭集》（為收錄於《徐燮集》之版本），卷十四，頁771-774。

¹¹² 如〈送曹介人遊武夷〉：「鯉湖曾謁九仙靈，更喜尋真到幔亭。玉女粧成臺上望，金雞啼罷夢中聽。秋高蘭漿搖孤舟，夜靜瑤壇禮七星。三十六峰勤記取，借君斑管勒圖經。」見明·徐燮著，陳慶元、陳煒編：《鼇峰集》，卷十八，頁565。及〈送高景倩遊武夷〉：「百萬塵勞事總拋，尋山遙問洞門敲。花間看錄摩龍篆，松下支節數鶴巢。苔褥冷眠青嶂杪，木梯危踏白雲梢。喊山堂比旗槍綠，正值清明穀雨交。」（《鼇峰集》，卷十八，頁545）。

¹¹³ 石守謙：《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24-25。

四、結論

本文以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為核心，藉此思索宦遊文人的家鄉情感，如何藉由地方風物來呈現，並非以博物館式地排列組合，指出閩地文人寫出多少有關家鄉意象的詩文，以概括其重要性。（固然，書寫的數量也是指標之一。）而是重新結構、梳理詩文中，涵藏地域風土之意識及創作者互動之文化圖景、記憶所繫之處，以探尋其文學與文化意涵。這樣的表述方式，除了抒情的鄉思以及文化圖景的重塑之外，一方面也是宦遊文人有意地彰顯自身與家鄉文人的聯結；另一方面，也是地域情感的著意發揮。

以荔枝書寫而言，三人的詩歌作品多元且豐富。荔枝不僅是食物，而且是鄉愁的表徵；更是用來與他地域爭競的文化符號。謝肇淛〈寄林若撫〉有云：「曾從紫氣識龍文，忽見新詩過所聞。老去自慚牛馬走，書來猶問鹿麋羣。春城樹色連吳苑，夜雨鴻聲叫海雲。荔子新紅榕葉綠，相期同拜武夷君。」¹¹⁴當謝肇淛回視家鄉之際，即與閩地文人有了情感與文藝活動上的牽繫。這些牽繫透過日常生活的互動，從飲食到文藝雅集；從尋訪山水到書寫家鄉地景，家鄉情感與文藝雅集的疊合，在地與宦遊之「閩派」文人的聯繫於焉可見。

再者為武夷書寫。家鄉勝景，因為書寫者所居的位置，會形成不同的觀看視線。徐燾等人細寫武夷勝景，謝肇淛多以「武夷君」借代武夷山。從他的〈游燕記〉即可知他將閩地山水置放於中華帝國，而非僅是地區性的概念。宦遊者既有身為閩地人的鄉邦情懷，又知道中華帝國如此之廣袤，每個地域都有其地方特性。但他又不免以閩地為準則，品評、丈量這個世界。這種擺盪的心態，正是一種地方意識的情境觀照。綜而言之：荔枝是想像家鄉的抒情方式，武夷地景則立體標示了家鄉的圖像。

討論閩地風物和地景的書寫面向，最深刻的意義應當是文人如何寄意故鄉，如何調整自己的觀物視線，找尋自己的位置，藉以理解文人對於空間與情感之間的關係。「文學筆法固然不是客觀地呈現區域或地方，但是卻比看似精確的統計圖表更能撐拄起當時深刻的社會脈絡與在地經驗。」¹¹⁵這也正是地域與文學研究的重點所在。

¹¹⁴ 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寄林若撫〉，《小草齋詩集》，卷二十二，頁1140。

¹¹⁵ 鄭毓瑜：〈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邦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16。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許慎著，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Xu, Shen (Author); Takigawa, K. (Editor). *Shi ji hui zhu kao zheng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ith a collection of annotations and verifications]*. Taipei: Wan Juan Lou Publishing House (2010)】
- 宋·祝穆撰：《方輿勝覽》（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Zhu, Mu. *Fang Yu Sheng Lan*. Taipei: Wen Hai Publishing House (1981)】
- 明·徐燊著，沈文倬校點：《紅雨樓序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Xu, Bo (Author); Shen, Wen-zhuo (Punctuation and correction). *Hong Yu Lou Xu Ba*.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明·徐燊著，陳慶元、陳煒編：《鼇峰集》（揚州：廣陵書社，2012年）。【Xu, Bo (Author); Chen, Qing-yuan & Chen, Wei (Editors). *Ao Feng Ji*. Yangzhou: Guangling Bookstore (2012)】
- 明·徐燊：《幔亭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庫全書珍本五集）。【Xu, Tong. *Man Ting Ji*. Si Ku Quan Shu Zhen Ben, Vol.5.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79)】
- 明·徐燊：《徐燊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Xu, Tong. *Xu Tong Ji*. Yangzhou: Guangling Bookstore (2005)】
- 明·謝肇淛著，汪中柱點校：《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Xie, Zhao-zhe (Author); Wang, Zhong-zhu (Punctuation and correction). *Xiao Cao Zhai Ji*.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明·謝肇淛，印曉峰根據上海圖書館藏本重新點校編著：《五雜俎》（上海：上海書局，2009年版本）。【Xie, Zhao-zhe. The copy of the bloch print was accordind to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Shanghai Library, punctuated and correct by Yin, fiao-feng. *Wu Za Zu*.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2009)】
- 清·董天工纂：《武夷山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Dong, Tian-Gong (Editor). *Wu Yi Shan Zhi*.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Qian, Qian-yi. *Lie Chao Shi Xiao Zhu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8)】

近人論著

- 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3期（2000年9月），頁1-44。【Mao, Wen-fang. "Reading and Dream Memories: Traveling Essays in late Ming Dynast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nese Studies*, 3 (2000), pp. 1-44】
- 王次澄：〈宋遺民福建大儒熊禾及其詩歌作品析論——兼述詩歌內容之區域文化觀照〉，《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6期（2008年10月），頁1-56。【Wang, Tzi-cheng. "The Song Loyalist and Fujian Confucian Scholar Xiong He and His Poetry-with a Discussion of His Poetry and Regional Cul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36 (2008), pp. 1-56】
- 石守謙：《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Shih, Shou-chien. *The Moving Peach Blossom Land: landscape paintings in East Asia*.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2012)】
- 衣若芬：〈宋代〈武夷棹歌〉中的地景空間與文化意蘊〉，《東華中文學報》第20期（2012年1月），頁33-58。【I, Lo-fen. "Landscape and Culture in the Wu-yi Zhao Ge (Wu-yi Boat Song) of Song Dynasty", *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stic Studies*, 20 (2012), pp. 33-58】
- 衣若芬：〈遊觀與求道：朱熹〈武夷樵歌〉與朝鮮士人的理解與續作〉，《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0期（2015年1月），頁54-70。【I, Lo-fen. "Wandering and Pursuing Dao: Zhu Xi's "Wuyi Boating Song" and Its Extension in Writings in Joseon Dynasty Kore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60 (2015), pp. 54-70】
- 衣若芬：〈印刷出版與朝鮮「武夷九曲」文化意象的「理學化」建構〉，《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351-387。【I, Lo-fen. "Printing Publication and the "Wu-yi Nine Gorges" Culture Images related with Neo-Confucianism in Joseon Dynasty Korea", *Shaping the culture images of East Asia: viewing, media, agents*,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2015), pp.351-387】
- 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Yu, Shuenn-der (Chief Editor). *Experience it Deeper: A research about Objects and Bodily Feeling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8)】
- 巫仁恕、狄雅斯：《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Wu, Ren-shu & Imma Di Biase. *Expectations and emotions of Chinese travelers in the Ming-Qing era*. Taipei: Sanmin Bookstore (2010)】
- 吳潛誠：《島嶼巡航：黑倪和台灣作家的介入詩學》（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Wu, Qian-cheng. *Cruising between the two islands : essays on poetry of engagement by Heaney and by some Taiwan poets*. Taipei: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1999)】
-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9期（2006年9月），頁47-83。【Hu, Siao-che. "Travel, Exoticism and Archaism: Ritualized Domesticity in Memoir of My Marriage to a Chieftain's Daughter in the Dian-Qian Area",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9 (2006), pp. 47-83】

- 范宜如：《行旅·地誌·社會記憶：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Fan, Yi-ju. *Xinglü, Dizhi, Shehuijiyi: Wang Shi Xing Ji You ShuxieTanlun (On Wang Shi-xing's TravelWriting)*. Taipei: Wan Juan Lou Publishing House (2011)】
- 范宜如：〈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文化意蘊〉，《國文學報》第55期（2014年6月），頁165-199。【Fan, Yi-ju. "What Xie Zhao-zhi's Dian Lüe Sees and Connates", *Bulletin of Chinese*, 55 (2014), pp. 165-199】DOI: 10.6239/BOC.201406.06
- 陳慶元：〈徐燾與《幔亭集》〉，《幔亭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Chen, Ching-yuan. *Xu Tong and Man Ting Ji*. Yangzhou: Guangling Bookstore (2005)】
- 許建崑：《曹學佺與晚明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14年）。【Hsu, Chien-kun. *Cao Xue-Qu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Taipei: Wan Juan Lou Publishing House (1993)】
- 廖炳惠：《吃的後現代》（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Liao, Ping-hui. *Postmodern of Eating*. Taipei: 2-Fishes Cultural Publisher Ltd. (2004)】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邦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Cheng, Yu-Yu. *The Poet in Text and Landscape: Mutual Definition of Self and Landscape*.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05)】
- 日·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Tetsuro Watsuji (Author); Chen, Li-wei (Translator). *Feng t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 美·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Stephen Owen (Author); Chen, Yin-chi & Chen, Ei (Translators); and Tian, Xiao-fei (Proofread).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2007)】
- 英·柯律格著，劉宇珍等譯：《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Craig Clunas (Author); Liu, Yu-zhen and others (Editors). *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2012)】
-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Mike Crang (Author); Wang, Zhi-hong & Yu, Jia-ling & Fang, Shu-hui (Translators). *Cultural Geography*. Taipei: Liwen Publishing (2003)】
-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Tim Cresswell (Author); Wang, Zhi-hong (Translator).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Co., Ltd. (2006)】
- Yi Fu Tuan 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Tuan, Yi-fu (Author); Pan, Gui-cheng (Translator). *Jingyan Toushi zhong de Kongjian han Tafang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1999)】

The litchi writing and Wuyi landscapes: with study on Xie Zhao-zhi, Xu Tong and Xu Bo

Fan, Yi-ju

(Received January 10, 2016 ; Accepted April 11, 2016)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litchi writing and Wuyi landscape. With study on Xie Zhao-zhi, Xu Tong and Xu Bo,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how the traveling scholar-officials expressed their attachment to their hometown through writing local sceneries, which is combined with feelings of local scholar-officials. So that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mindscape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in Min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anli in Ming Dynasty.

There are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food and geography. The tradition of litchi writing has formed some kind of hometown consciousness. Litchi is not only a seasonal fruit in Min, but also is an intermedium of literary activities. Furthermore, it is a cultural symbol used to express a relationship of competitions with other areas. Hometown landscape is a conceptualized image and origin of cultural memories. People would have a different sight line to their hometown while they write on their hometown from a different place out of the hometown.

We could see the scholar-officials were mean to reveal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ometown officials and themselves, and to express their attachments to place. For those traveling scholar-officials, the memory and identification of hometown is a marking of growing up, a topography of space and a life field of reality. This essay attempts to structure the local consciousness and explore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the texts of these three traveling scholar-officials.

Keywords: Travel of scholar-officials, litchi, Wuyi, Scenery, Min

